

第一章

時間近午夜，一輪圓月高懸在山頂，位於深山中的鳳凰學園一片寂靜，偌大的學園裏亮著路燈，有些樓房漆黑一片，有些則閃著微弱的光亮。

圖書館大樓裏，一樓長長的走廊上鋪著厚厚的地毯，牆上有蠟燭，燭火微微顫動著，在牆壁上投下一道道光暈，這兒的每一個燭臺都有一段悠遠的歷史，具體是哪一個年代已經沒有人知道了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一點微弱的火光出現在走廊盡頭，緩緩前行。

杜遙一手拿著精美的、泛著光澤的銀質燭臺，白色蠟燭上的火苗隨著他的腳步輕輕晃動著，將他小半邊臉隱藏在黑暗之中。

經過一扇窗時，窗外「呼」的一聲，像是有什麼東西飛過，他停下來看了一眼，並沒有發現異樣。

這個時間，學園裏還有很多「夜行動物」沒有休息，對他們來說，夜晚才是最能活躍的時刻。

杜遙回過頭正要繼續走，突然想到了什麼，思考了下，轉身朝另一個方向走了過去。距離圖書館大樓不遠處是體育社團專用的體育館，二樓的游泳館僅有三分之一的燈亮著，顯得有些昏暗，清澈的池水在燈光的照射下，倒映得整個天花板一片暗藍，泛著波紋，宛如一張網般。

此時，一道身影在泳池中飛快游動著，拍打水面的聲音在空曠的場館裏格外清晰。

杜遙慢慢走到池邊，目光隨著水中矯捷的身影移動著。

只要下了水就像條魚一樣……他微微揚起嘴角，看著那身影從泳池另一頭快速地向他游過來，離他越來越近。

「嘩啦」一聲，祁紹上身浮出水面，雙臂搭在泳池邊仰頭看著杜遙，濕著的髮梢微微翹起，有些凌亂地垂在額前，一雙桃花眼帶著笑意，英俊又性感。

「這麼晚了還沒睡，特意來看我的嗎？」

杜遙緩緩蹲下，略帶一絲笑意地問：「你怎麼還沒睡？」

祁紹輕聲一笑，下巴抵在手臂上，雙腿交替著在水裏上下擺動，「睡不著，就過來游一會兒。」

「這個時間沒有特別允許不應該再使用體育館。」杜遙輕歎了一聲，「而且，睡不著的時候做劇烈運動並不能幫助入睡。」

「那你幫我？」祁紹眨眨眼說了一句，語氣很是曖昧。

早就習慣了他這樣的玩笑，杜遙沒說什麼，看了看清澈碧藍的泳池，說：「你一直不回去，小弘活像是住在單人宿舍一樣。」

祁紹聳肩，笑咪咪說：「他又不是小孩子，沒有爸爸媽媽陪著就睡不著。」

杜遙失笑，「很晚了，回去吧。」

聞言，祁紹朝他勾了勾手指。

杜遙微微挑眉，低下頭，祁紹伸手勾住他的脖子，些微使力往下帶，湊上前在他柔軟的唇上輕輕一吻，無關情慾，只餘溫馨。

雙唇分開，兩人保持著這個姿勢，在極近的距離看著對方，祁紹的眼裏是一片深不見底的藍，宛如大海一般讓人沉迷。

幾秒之後，杜遙也有樣學樣，在祁紹微涼的唇上吻了一下，沒有熱情如火，只是平平淡淡的一吻，卻讓人心悸不已。

祁紹稍稍一愣，點了點杜遙的唇，輕笑一聲，「你學壞了。」

杜遙微微皺眉，「你不是一直都這樣嗎？」

「我這樣是因為喜歡你。」祁紹輕笑，食指輕輕抵在杜遙唇上，「你呢？」

杜遙沒說話，兩人對視片刻，他低聲說了句，「回去吧。」隨後站了起來。

祁紹雙手撐在岸上一躍而出，走到一邊拿起浴巾擦了擦身體，他身上穿了比賽款的黑色泳褲，貼身的剪裁像是第二層皮膚一樣，勾勒出身體強壯美好的線條。

杜遙在身後看著，祁紹的身體宛如一座雕塑，沒有半點瑕疵，每一塊肌肉似乎都恰到好處。

「喜歡嗎？」祁紹突然轉過身，臉上是淡淡的笑意。

杜遙想了幾秒才反應過來他說的是他的身體，沒承認，但也沒否認。

走到他面前，祁紹拿起他的手放到自己胸口，像是發誓一樣低聲說：「喜歡，就是你的。」

杜遙仍舊沒有開口，只是面無表情地看著祁紹，對方臉上是和平時一樣的笑容，卻又好像有哪裏不太一樣……

終於，杜遙像是妥協般歎了口氣，「好，喜歡。可以回去了吧？待在水裏這麼久，當心感冒。」

山上的溫度原本就比平地要低一些，到了夜裏更是有了深深的寒意。

「不會的。」祁紹伸手揉了揉杜遙柔軟的頭髮。

「魚也是怕冷的。」杜遙認真說道。

祁紹笑出聲，在杜遙的督促下穿上運動服，兩人一起在夜色中離開了體育館。

對他來說，杜遙所說的喜歡雖然只是敷衍，但已經是他想要的了。

很久以前，杜遙就說過自己沒有感情，不會喜歡上任何人。而如今，至少杜遙已經會對他說出「喜歡」這個詞，他喜歡杜遙說喜歡時的表情，沒有半分的虛情假意。

祁紹到現在還時不時會想起在深山中的村子時，他在桃花林裏遇到的「杜遙」，美得讓人無法移開視線。

儘管第一眼就知道眼前的人不是杜遙，卻因為有些好奇，他便裝作不知道。

那個杜遙美麗又熱情，楚楚可憐地說愛他，想和他在一起，甚至主動親吻他，抱著他求歡。

第一次看到這樣熱情的杜遙，祁紹覺得好笑又新奇，順水推舟的把冒牌貨按在樹上狠命地吻著，這是他第一次對杜遙這樣粗暴，而對方異常熱情地回應他，緊緊抱著他不放……

那是個美夢，醒來之後他倒也不覺得可惜，畢竟那不是真的杜遙。

下午最後一堂課結束，沈晴弘急匆匆地收拾書包，準備去學生會報到。

「沈晴弘，剛才老師交代的作業你記下來沒有？」坐在他前面的同學突然回頭問，還伸出手推了推鼻梁上厚厚的眼鏡，頗有老師的架式。

「記下來啦。」沈晴弘咧嘴笑開，露出八顆牙齒，「放心，這次肯定不會忘記做了。」「哼。」眼鏡同學下巴一揚，對他的回答還算滿意。

「我走了，謝啦！」沈晴弘把背包甩到肩上，一溜煙跑出了教室。

眼鏡同學哼了一聲，有些不好意思地嘀咕了一句，「有什麼好謝的……」

沈晴弘從來到鳳凰學園開始，幾乎就在學生會工作，幹著最不重要卻也是最不可缺少的工作—打雜。

無論是掃地倒水擦桌子，或是跑腿買東西送文件，甚至有時候還得為了不被抓住當某人的寵物而拚命，生活簡直不是一般的精彩。

沒辦法，誰叫鳳凰學園是個異常奇特的地方呢，在這裏不僅有普通的人類，還有各式各樣的非人種族。

沈晴弘到的時候，其他人還沒有到，學生會一向秉持「自由散漫」的原則，只要不耽誤正事，來去隨意。

事實上到目前為止，沈晴弘根本不知道學生會到底有多少人，除了常駐的學生會長周利信，副會長杜遙，以及祁紹和張道陵之外，他也就見過那個酷酷的劉景，除此之外再沒有其他人。

但張道陵曾經明明白白地告訴他學生會不止這幾個人，只不過個個神龍見首不見尾，神祕的很。

放下書包，沈晴弘準備先開始打掃，剛要整理茶几上散亂的雜誌，卻突然發現會長辦公室的門虛掩著，可他明明記得今天會長不在啊……

他有些奇怪地走過去推開門，看見周利信的位子上坐著一個陌生男人。

雖然是坐著，仍然能看出男人身形高大，一身黑色西裝襯得他氣勢不凡，男人姿勢放鬆地靠在椅背上，一手抵著下巴，手指整潔修長，正低頭看書。

沈晴弘愣住了，先是飛快回憶了一下，確定自己之前沒見過這個人，這才出聲，「你是……」難道也是學生會的成員？

男人緩緩抬頭，一張臉精緻漂亮，有些混血兒的味道，最特別的是他一雙眼睛是深琥珀色的，他面無表情地打量了一下沈晴弘，並沒有馬上回答。

沈晴弘看呆了，覺得這人長得真好看，而且身上有一股濃濃的貴族氣息，讓他覺得自己在對方面前像個土包子一樣。

「我在等周利信。」男人開口，聲音低沉悅耳。

沈晴弘回過神，熱心地道：「哦……會長啊，他今天要開會，大概要六點左右才能回來。」

男人微微點頭，「我可以等。你請便，不用在意我。」

「好，那你……隨意。」沈晴弘轉身走出會長辦公室，輕輕帶上門。

他站在門口想了想，覺得那人不像是這裏的學生，難道是新來的老師？也不像啊……相比之下，會長還更像老師一點。

雖然疑惑，但沈晴弘還是盡責地履行雜工的義務，泡了茶送到男人面前，用的是祁紹藏在學生會櫥櫃裏的高級茶葉。

「請用。」他客氣地說。

「謝謝。」男人低聲說了句，但似乎並沒有要喝的意思。

沈晴弘也沒有馬上離開，而是將托盤抱在胸前看著男人。

「還有事？」對方抬頭看向他。

「呃……」沈晴弘猶豫了一下，還是忍不住問：「請問你是會長的朋友嗎？」

男人輕笑一聲，「不是，只是來找他辦件事。」

沈晴弘點頭，笑著說：「那你再等等，我……我不打攬了。」說完轉身出去，心裏對男人的身分卻是越發好奇起來。

時間一分一秒過去，今天的學生會異常安靜，所有人好像約好了一樣，一個都沒有出現。

沈晴弘覺得對客人置之不理不太好，可是他又不知道該說些什麼，只是徒增尷尬，最後只能不時進去問對方要不要加水。

一直快到六點的時候，周利信回來了。

沈晴弘簡直像看到救星一樣，立刻跳起來，激動地喊道：「會長，有人在等你！」

周利信點點頭，等看到在自己辦公室的男人後臉上露出一絲意外，卻也沒有太過吃驚。

「祁夜？」他微微一笑，「好久不見，你怎麼來了？」他知道對方並不喜歡這裏。

被叫祁夜的男人哼笑，將書緩緩合上放到桌上，「的確是很久了。這麼多年你還在這個地方，一點變化都沒有。」

周利信沒說話，轉身對還在門口的沈晴弘說：「小弘，祁紹來的話讓他進來一下。」

「好。」沈晴弘點點頭，心想難道那人是祁紹的朋友？再一想，突然覺得他和祁紹好像有幾分相像耶……

「過來坐吧。」周利信走到一旁的沙發前坐下。

幾秒之後，祁夜也站起來走到周利信面前，卻沒有馬上坐下。

「你還是老樣子……」他低頭看著周利信，伸手輕輕抬起他的下巴，拿掉周利信的眼鏡，仔細打量了一下他的眉眼。

「不管過了多久，你身上的氣息都沒變，這一點倒是難得。」似是有些無奈，祁夜幫他把眼鏡戴了回去。

周利信揚起嘴角，「你也沒變。」

時間似乎對他們特別仁慈，讓他們的生命緩於人類。

「你不會無緣無故來這裏，」他伸手推了一下眼鏡，「這次來一定是有什麼要事吧？」

祁夜後退兩步坐到周利信對面，深深吸了口氣，「外面的空氣讓我覺得不舒服，雖然這裏要濕潤一些，但還是不行，」說著他皺了皺眉，「我不知道這地方有什麼好，可以讓祁紹一直留在這裏不回家。」

周利信微微一笑，「你自己在這裏多待幾天不就知道了？」

祁夜冷笑，「我一分鐘也不想在岸上多待。」

「哦？」周利信挑眉，半開玩笑地說：「我以為你們人魚都很喜歡上岸的呢。」

童話故事裏，小美人魚離開海底到岸上玩耍，邂逅了王子，她用聲音交換一雙腿，只為了能上岸去找心愛的王子……

「但是上岸之後的結局並不好。」祁夜一臉陰沉，「魚離開水是活不了的，這一點我們比任何人都清楚。」

「那祁紹……」周利信話還沒說完，門突然開了。

祁紹穿著運動服，頭髮還半濕著，一看就是剛從水裏出來，看到祁夜，他愣了一下，「大哥？」

祁夜沒說話，面無表情地看著他。

「你怎麼來了？」祁紹沒想到自家大哥會突然出現，他完全沒有收到消息。

「不然呢？」祁夜皺眉，「你不回去，只好我親自來找你了。」

祁紹愣了一下，隨後又笑了，「你想來玩也不早通知我，我好安排……」

「你知道我是來幹什麼的。」祁夜打斷他。

祁紹皺了皺眉，稍稍低下頭，「我不會回去。」

話一出口，祁夜周身的氣息瞬間變了，他冷冷地說：「由不得你。無意義的遊戲應該停止了，你待在鳳凰學園這麼多年，除了浪費時間還做了什麼？就算是玩兒你也該玩兒夠了吧。」

「大哥，」祁紹皺眉，「我不是在玩，我早說過了我不想繼承……」

「這不是你說了算！」祁夜低喝一聲，盯著祁紹一字一句地說：「你要清楚自己的身分，不是什麼事都能由著你任意妄為的。」

面對魄力十足的兄長，祁紹插在口袋裏的手緊緊握成拳頭。

兩兄弟之間的衝突一觸即發，躲在門外偷聽的沈晴弘一顆心都快跳出來了，雖然聽不清楚他們說什麼，但從語氣就知道氣氛並不怎麼和諧。

房間裏，周利信在這時站了起來，「兩位……」

「與你無關。」祁夜看也沒看他，「這是我們兄弟之間的事。」

「是。」周利信微笑著點點頭，並不介意第 N 度被打岔，「不過現在時間也不早了，有什麼事明天再說也不遲，祁夜，今晚你就在這裏住下吧，總得給祁紹一點準備的時間。」

祁夜這才看了他一眼，然後又看了看祁紹，思量幾秒之後，點頭，「好。」

「那我叫人去準備一下。」周利信說，「等會兒一起吃晚飯吧。」

「不用了，讓他自己去考慮吧，一個晚上足夠他想清楚了。」祁夜看著隱忍不滿的祁紹，冷聲說：「他應該再清楚不過，我們哪兒都去不了。」

祁紹低著頭，緩緩閉了一下眼。

祁夜和周利信一起離開會長辦公室時，沈晴弘站在門外，整個人幾乎貼在牆上，但祁夜連看都沒看他一眼，好像他根本不存在。

確定他們走了之後，沈晴弘先是趴在門框上，探出一個腦袋往裏看，看了半天祁紹都沒有動，這才慢慢走了進來。

祁紹站在原地一臉陰沉。

沈晴弘沒見過他露出這種表情，有些擔心地叫道：「學長……」

片刻，祁紹轉過身對他微微一笑，說：「今天沒什麼事就先回去吧，我先走了。」

沈晴弘點點頭，猶豫了一下，還是問了句，「學長你沒事吧？」

祁紹笑了笑，走過去伸手揉了揉他的頭，「我這不是好好的？」

才怪，明明怎麼看都不像是沒事的樣子。沈晴弘皺皺鼻子，但祁紹不肯說，他也不好多問。

祁紹走後沒多久，張道陵風風火火地進來了，依舊是運動服加千層底的布鞋，背了個很舊的、裝得鼓鼓的布包，一看裏頭就沈晴弘一個人，詫異地問：「都這個時候了，怎麼就你一個？其他人呢？」

沈晴弘撇了撇嘴，「會長和學長剛剛走，副會長還沒來。」

「這樣啊。」張道陵舒了口氣，「早知道我也不來了，今天實在太忙，去了三個社團幫忙，打了兩場比賽，累死我了。」邊說邊去倒水喝。

最近一段時間他的算命生意不景氣，法事什麼的更是少之又少，得想辦法從其他地方賺點兒外快才行。

「對了，學長的哥哥來了。」沈晴弘報告第一手消息。

張道陵一口氣喝完了水，正在倒第二杯，頭也不抬地問：「誰？」

「祁紹學長的哥哥。」

愣了一下，張道陵緩緩回過頭，「是不是長得特別好看、身上散發一股『我和你們這幫俗人不一樣』的氣息？」

這形容太精準，沈晴弘急忙點頭。

張道陵轉回去，喃喃了一聲，「哦，祁夜啊……」

「你認識？」

他搖了搖頭，「也不算認識，只有當年剛來的時候見過一面，沒說過話。但是……我知道一點關於他的事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沈晴弘十分好奇，湊過去問。

張道陵低頭沉默了幾秒，突然一臉嫌棄地看著沈晴弘，「小弘，你怎麼那麼八卦？」說完就閃人了。

「哎？」沈晴弘覺得冤枉地撓了撓頭，「不是你要說的嗎！」

離開學生會，祁紹幾乎把所有杜遜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一遍，也問了好幾個人，但仍然遍尋不著。

幾乎不用手機的杜遜對其他人來說是行蹤成謎，只有祁紹總是可以準確找到他，他們之間像是有一種感應，能夠知道對方在哪裏，然而這是第一次，祁紹找不到杜遜。

今天天氣不佳，天色暗的也比平時要早一點，祁紹坐在花圃前，身後是一大片梔子花，純白的花瓣點綴在綠色的葉子中，散發著濃郁的香氣。

這時候差不多各個社團都結束活動了，不斷有學生從教學大樓或是操場出來，男生女生們一路嬉笑打鬧著，洋溢著青春氣息，經過祁紹面前時大都忍不住偷偷看他。

祁紹在學園裏人氣一向很高，雖然眾人對他的評價大多是風流，但不可否認的是，他對所有仰慕者都保持著適當的距離，能夠得到祁紹青睞的，似乎就只有一個人……

這時有幾個一年級的女生大著膽子上前打招呼，其中一個長髮披肩，皮膚雪白，長得圓潤可愛，怯生生地叫了聲，「學長。」

祁紹看了看她，突然低頭湊近，低聲說：「耳朵要露出來了。」

女生愣了一下，隨後反應過來，「呀」了一聲飛快捂住頭頂兩側，臉頰羞得通紅，「謝、謝謝學長！」

祁紹笑了笑，轉身離開。

回到宿舍，沈晴弘還沒回來，他走到自己的床旁邊，剛一坐下，手機就收到訊息，是周利信讓他明天中午和祁夜一起吃飯。

放下手機，他閉上眼歎了口氣，之前大哥很多次派人來鳳凰學園要他回去，他都拒絕了，也從沒放在心上，但這次大哥親自過來，代表事情可能沒那麼容易解決，他瞭解自家大哥的脾氣。

祁紹伸手摸了摸胸口，眉頭微微皺起，猶豫了一下之後，起身去倒了杯水，然後從床頭櫃的抽屜裏拿出了一只黑色絨布盒子。

打開盒子，裏面有幾支細長的試管，跟手指差不多長，裏面裝著深藍色的液體。

祁紹拿起其中一支試管看了看，拇指輕輕一推將其折斷，把裏面的液體倒進了水杯裏，將水染成淡淡的藍色。

他拿起杯子輕輕晃了幾下，就在這時，門突然開了。

沈晴弘走了進來，正好看到這一幕，下意識問了句，「學長，那是什麼啊？」

祁紹不慌不忙地喝完了水，放下杯子之後才回答，「營養液。」

「哦，要比賽了？」沈晴弘不怎麼在意，走到自己桌前把書包放下，從書包裏拿出作業，動作突然停了一下，欲言又止了好一會兒，最後還是問了出來，「學長，剛才那個人是你大哥啊？」

祁紹看他一眼，「你很好奇？」

沈晴弘不好意思地笑笑，「一點點啦……你們長得有點像，不過你大哥比較有氣勢。」雖然是兄弟，但他們給人的感覺完全不一樣，祁紹是天生一股風流感，讓人很想親近，而祁夜則是高高在上、冷漠疏離。

祁紹聽了，輕笑一聲，「是啊，我有兩個哥哥，大哥是最有威嚴的。」

「那你二哥呢？」沈晴弘第一次聽祁紹提起自己的家人，難免有些好奇，畢竟那可是傳說中的人魚一族啊。

「二哥和我們不是同個母親生的，平時也不跟我們生活一起。」祁紹低頭看著手裏空了的玻璃杯，裏面還殘留著一點兒淡藍色。

「那你大哥這次來……」沈晴弘欲言又止。

祁紹放下玻璃杯，轉身靠在桌沿看著他，「你剛才不是都聽見了？」就他那偷聽技巧，誰都能察覺。

他瞪大眼，「學長，你真的要走了嗎？」

祁紹揚起嘴角，「怎麼，捨不得我？」

沈晴弘低下頭，表情有些難過，他自然不希望祁紹走。

祁紹歎了口氣，伸手在他眼下的淚痣輕輕點了一下，「別露出這種表情，我這不是還沒走嗎？」

「那你到底走不走啊？」沈晴弘著急了。

祁紹沒回答。

沈晴弘看著祁紹，一句「你走了副會長怎麼辦」懶在嘴裏老半天，最終還是沒說出來。

祁紹和杜遙這兩個人的互動他都看在眼裏，說祁紹對杜遙沒那個意思絕對是騙人，而杜遙也總是縱容著他，但兩人始終沒跨過那最後一條線，僅維持著曖昧的關係。

其實沈晴弘不太明白，既然互相喜歡，為什麼不在一起？但又轉念一想，如果能在一起的話，這兩個人早就在一起了，何必等到現在？

第二章

隔天中午，花藝社的女生用剛摘的花做了各色的花束，類似新娘捧花，粉白相間，清新又可愛，幾人正吱吱喳喳，剛巧在半路上遇到了杜遙，便跑過去塞給他一個。

杜遙捧著花束一路來到了學生會，中途被無數人側目，不少學生拿出手機拍下照片，用各種方式分享出去。

把花養在敞口的玻璃花瓶裏，杜遙準備放到周利信的辦公桌上，可推門進去後發現周利信不在，站在窗前的是個陌生人。

他沒想到這個時間學生會裏會有其他人，而且背影如此眼熟……但顯然並不是那個人。原本站在落地窗前往外眺望的祁夜聽到開門聲轉過身，看到杜遙也有一瞬間的驚訝，然後他打量了一下杜遙，目光有些直接，但並不算無禮。

杜遙走進來，先開口問道：「你好，請問你是？」

祁夜不答反問：「你是哪位？」

「我是這裏的學生，請問會長人呢？」

「他出去了。」祁夜轉身朝前走了幾步，「很快就回來。」

「謝謝。」杜遙點點頭，走過去把花放在了周利信桌上。

「你是杜遙？」祁夜突然問。

「是。」杜遙有點意外對方居然認識他，「請問，我們以前見過嗎？」

祁夜微微一笑，笑容裏帶著一絲詭異，目光再次將杜遙從頭到腳打量了一遍，「我是祁紹的大哥。」

聞言，杜遙稍稍愣了一下。

「方便的話，能聊兩句嗎？」

這自然是沒有理由拒絕的，杜遙點頭答應，「當然。」

兩人走到一旁的沙發面對面而坐，祁夜蹠起二郎腿，語氣有些放肆地說：「我知道這裏有各種各樣的種族，但天使還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。」

杜遙微微一笑，沒說話。他的外貌並不是一眼就能讓人看出真實身分，對方應該是調查過他。

「真是漂亮的天使，高高在上，彷彿永遠都在俯視眾生……」祁夜揚起嘴角，說著似乎是讚美卻又別有意味的話。

「你是來找祁紹的嗎？」杜遙問，「他現在應該結束訓練了……」

「我見過他了。」祁夜打斷他，又歎了口氣，「我是來接他回去的，這裏不是他應該待的地方。他早就該回去了，卻因為某些原因一直拖到現在，說起來你們是朋友吧？你知道是什麼讓祁紹一直不肯回家嗎？」說話的時候他一直盯著杜遙，不想錯過後者臉上的任何表情，甚至是眼神。

杜遙沉默了幾秒，說：「我不清楚，他從來沒有提起過。」

「是嗎……」祁夜笑了笑，「也對，他並不想讓你知道太多我們的事，畢竟你和我們是不同的種族。」

察覺到祁夜話中有話，但杜遙並沒有接話。他能感覺到，眼前的人對他並沒有好感，儘管他們以前並沒有交集。

「抱歉，我還有事先走了。」他站起來說。

祁夜點頭示意他自便，隨後面無表情地目送杜遙離開。

杜遙剛走出辦公室，周利信就回來了，「小遙，找我有事？」

「沒有，」杜遙搖頭，「只是來看一眼。」

周利信看了一眼自己辦公室虛掩著的門，問：「祁紹在裏面嗎？」

「不在，今天我還沒有見過他。」

「這樣啊，那你先回去吧。」

杜遙似乎想要說什麼，但猶豫了一下之後，還是什麼都沒有問出口，點了點頭就離開了。周利信看著杜遙的背影，暗自歎了口氣，這人寡言少語都成習慣了，明明只對祁紹敞開心扉，自己卻沒有察覺這點。

沒過多久，祁紹來了，和祁夜兩人都是一言不發。

這樣的氣氛周利信倒是沒在意，三人一起去了鳳凰學園專門招待客人的地方，一幢離教學區稍遠一些的三層樓別墅，飯菜都是特意讓廚師精心準備的。

「今天晚上你還是在這裏休息吧。」周利信對祁夜說。

祁夜微微一點頭，「謝謝。」

而祁紹則是從頭到尾都沒說一句話。

說是一起吃飯，然而周利信很快就因為有事自己先走了，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。

關上門，房間裏只剩下祁紹和祁夜，有什麼話就可以明著說了。

「我不會跟你回去。」祁紹先開口。

祁夜像是沒聽見一樣，伸手夾了塊點心不緊不慢吃了，彷彿弟弟的話沒有任何意義。

「大哥，我不想繼承王位。」祁紹很平靜地說，「你才是最適合的繼承人，也是理所當然的……」

「閉嘴！」祁夜低喝了一聲，「啪」一聲將筷子重重按在桌上，「我適不適合我倆都清楚，非要我說明白嗎？」

「我知道，但那並不是問題，你明明就可以……」祁紹頓了一下，別過頭又說了一遍，

「我不會回去。」

「你知道不跟我回去會有什麼後果。」祁夜咬牙，「我放縱你在外外面很多年了，不會繼續放縱下去。」

祁紹靜靜地看了他一會兒，突然笑了一聲，「太遲了。」

祁夜擰眉，「什麼？」

「已經太遲了。」祁紹平靜地說，「我習慣了鳳凰學園的一切，這裏有我想要的生活。」

祁夜面色一點點陰沉下去，「祁紹，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？」

「我知道。」祁紹點頭，「我也知道不跟你回去會有什麼後果，這些我都清楚，但我還是不回去。」

聞言，祁夜閉上眼深吸了口氣，壓抑著怒火，「為什麼？就因為那個天使？」

祁紹一愣，「你……你怎麼知道？」

祁夜冷笑兩聲，諷刺地說：「你想玩感情遊戲我不反對，但也要懂得適可而止。」

「大哥，」祁紹面露不悅，「我不是在玩什麼感情遊戲。」

「是嗎？別告訴我你們相愛了，你不覺得這是個天大的笑話嗎？難道你聽過魚和鳥相愛？」祁夜咄咄逼人。

祁紹皺眉，「我們才不是魚和鳥。」

「不然是什麼？人類？少來了。」祁夜冷嗤。

「我們雖然不是人類，並不代表我們不能在一起。」祁紹努力耐著性子跟大哥溝通。

「祁紹，我沒想到在外面的這幾年會讓你變得這麼天真。」祁夜瞇起眼，好笑地問：「就算你想和他在一起，那個天使同意嗎？」祁紹和杜遙現在的情況他知道的一清二楚。

祁紹愣了一下，難以置信地瞪著祁夜，「你派人跟蹤我？」

「不然呢？你這麼久不回去，連個消息也不傳，我不這麼做怎麼能知道你的近況？」祁夜諷刺地說，「你為了那個天使留在這裏這麼久，但你們如今是什麼關係？朋友還是同學？」

「這是我和他的事……」

「夠了。」祁夜冷冷打斷他，「別仗著自己的壽命有幾百甚至上千年就任意妄為，」他壓低聲音一字一句地說：「別忘了，人魚也是會死的。」

與祁夜對視片刻，祁紹驀地歎了口氣。

「別再浪費時間了，你們必須分開。」祁夜下了最後通牒，「還是你開不了口？那我來。」

「大哥，」祁紹皺眉，「這是我和他的事。」

「行，那我再給你三天的時間，你準備一下。」祁夜站起來準備離開，慢悠悠地說：「記住，你們永遠不可能在一起。」

房間只剩祁紹一人，他一動也不動地坐在桌前，半晌之後，他伸手揉了揉額角，歎了口氣。

彷彿是人魚一族的詛咒，離開水的魚註定不會有好結果，人魚一族的最終歸宿是在深海中消失，永遠都無法離開大海。

鳳凰學園有好幾個大大小小的植物園，一些是園藝社做社團使用，還有幾個是學園用以綠化所種植，剩下的則是用來培養師生們研究的植物，其中不乏珍貴品種。

一年前杜遙參加了一個研究，在植物園裏種了幾種生長於其他地帶的植物，並時常和參與研究的學生輪流照顧，記錄下它們的生長情況。

今天早上杜遙來到植物園的時候，發現有一株開花了，枝頭上零星的葉片只有指甲那麼大，花朵卻足足有拳頭般大小，層層疊疊的玫瑰粉花瓣豔麗又漂亮。

灑水壺裏灑下細密的水珠，輕輕落到花瓣上，杜遙小心地澆著花，然後記錄下花朵盛開的時間和周圍的溫度，寫到一半，又忍不住抬頭去看，看著看著就發起呆來，等回過神，時間已經過去很久了。

歎了口氣，他放下筆和紀錄本，剛準備收拾一下離開，察覺身後有人過來了，回頭一看，竟然是祁紹。

「你怎麼來了？」他問。

「來找你。」祁紹穿過許多花叢和樹叢，來到杜遙面前，「昨天晚上我到處都找不到你，剛才去問了你的老師，才知道你在這裏。」

杜遙有點意外，「這麼急找我有什麼事？」

祁紹看了看他，問：「你見過我大哥了？」

「嗯，在會長辦公室見過了。」

祁紹皺眉，「他跟你說什麼了？」

杜遙低下頭，看了一眼紀錄本上密密麻麻的數據，「他說要帶你回去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

杜遙搖了搖頭，沒說話。

祁紹微微皺眉，「我問你他還說了什麼？」

「你怎麼了？」杜遙抬頭看他，今天的祁紹感覺跟平時明顯不同。

祁紹也知道自己過於焦躁了，不僅是因為祁夜，還有杜遙。他閉了下眼，伸出雙手搭在杜遙肩上，「所以，你知道我要走了？」

杜遙沉默了一下，低低「嗯」了一聲。

「然後呢？」祁紹湊近他問，「你不想留我？」

杜遙抬起頭看著他，輕聲反問：「你想留下來嗎？」

祁紹沒回答，然而他們彼此都心知肚明，他的答案是顯而易見的。

「不管我留不留你，你自己的意願才是最主要的。」杜遙不想為祁紹做什麼決定，更不覺得祁紹應該為他犧牲什麼。

「而且，你好幾年沒回去了，那裏是你的家，明明有家卻不回去，你的家人會擔心你的。」

祁紹眉頭皺起，深深歎了口氣，兩手扣住了杜遙的肩膀，將他往自己跟前拉了一下，「你難道不明白嗎？」

杜遙稍稍一愣，握著筆的五指緩緩收緊。

「我對你這麼多年的感情，你難道真的一點也不知道？」祁紹態度有些咄咄逼人，「你難道一點希望都不想給我？」

杜遙微微皺眉，似乎想說什麼，但是猶豫之後，還是說道：「我說過，我沒有情感，不會對任何人產生感情。」

「我記得。」祁紹苦笑了一聲，「但是我也說過，我不介意，只要你不討厭我，讓我一直待在你身邊就行。」

「可這對你不公平。」

「我不在乎，你知道我不會在乎的。」

聞言，杜遙靜靜地看了祁紹一會兒，終於伸出手摸上了他的臉，感受那溫熱的、屬於祁紹的溫度。

祁紹握住他的手，用臉頰摩挲了兩下。

「祁紹，」杜遙輕歎，「你應該有自己的生活。」

他承受不起祁紹給他的一切，因為他根本無法回應。

他可以和祁紹擁抱、親吻，但那只是一種安慰、安撫，這其中並沒有愛情，所以他不能自私的把祁紹留在身邊……

祁紹眼底閃過一抹受傷，面上卻笑道：「你這是直接拒絕我了嗎？」

杜遙靜靜地看著他，他能感覺到祁紹的傷感，儘管他在笑。

半晌之後，祁紹抱住了杜遙，將他的臉輕輕按在自己肩上，「別這樣，我不想看到你露出這樣的的表情。」

他現在是什麼表情？杜遙邊思考邊放鬆下來靠在祁紹身上，他們這樣擁抱過很多次，已經成了一種習慣。

只是這一次，他心中多了一絲迷茫。

這時，有兩個女生進了植物園，看到抱在一起的他們嚇了一跳，急忙轉身退了出去，其中一個興奮地小聲說道：「看吧看吧，我就說他們倆一定是在一起了！」

祁紹和杜遙都沒有在意這插曲，慢慢分開，好像剛才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。

祁紹彎下腰把杜遙掉在地上的筆撿起來，遞給他，「走吧，該去上課了。」

接過筆，杜遙低頭看了一眼，最後還是什麼都沒說，點點頭跟著離開。

當天晚上，杜遙在宿舍裏翻著資料，不時把需要的東西記在本子上，只是寫著寫著第 N 次停了下來，想著稍早和祁紹的「不歡而散」。

不一會，他回過神，終於受不了自己這樣頻繁的走神，他把筆放下，長長歎了口氣，皺著眉，有些疲憊地揉了揉額角。

就在這時，有人敲門。

這個時間基本上不會有人來找他，是舍監有事找他嗎？他起身去開門，站在門外的竟然

是祁紹。

杜遙愣了，「你怎麼來了？」

「我跟你們舍監說有學生會的工作要一起做，今天晚上在你這裏睡。」

杜遙看著眼前自說自話的人，突然不知道該說什麼好。

「不行嗎？」祁紹微笑著問。

輕歎一聲，他側過身讓出門口，「進來吧。」

杜遙的宿舍在三樓，他一個人住一間，房內只有一張床，除此之外與其他宿舍並無不同，有張木製的沙發是祁紹送的，就放在房間正中央。

祁紹到杜遙房間的次數屈指可數，留宿更是第一次，他開玩笑地說：「好久沒來了，還是乾淨得像是沒人住一樣。」

杜遙微微一笑，他的房間確實就像祁紹說的那樣，再說直白點，就是一點人氣也沒有。

「要喝點什麼嗎？不過好像只有水了。」

「不用了。」祁紹笑了笑，「你做你的事，我看著你就好。」

杜遙一開始不明白祁紹來做什麼，等到他脫了外套掛在衣架上才反應過來。

這也許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了……

他很想問祁紹是不是明天就要走了，卻怎麼也開不了口，下意識地在逃避現實。

「等我把資料抄完，馬上就好了。」

祁紹點頭，「好。」

於是，杜遙回到桌前繼續準備資料。

祁紹坐在沙發上看了他一會兒，又站起身走到靠牆的書架前，一一掃過上頭的書，發現

杜遙涉獵很廣，從古詩詞、漫畫到繪本，甚至還有兩本專業的醫學書和外語翻譯書。他隨手抽了一本出來，翻了幾頁覺得挺有意思，便坐回去看了起來。

杜遙抽空回頭，看到祁紹低頭認真看書的樣子，下意識揚起嘴角。

時間慢慢過去，兩人雖然沒有說話，卻都覺得很安心，因為身旁有對方在……

祁紹看完了大半本書之後先去洗了澡，等杜遙弄好資料已經九點多了。

在內心歎了口氣，杜遙知道今晚自己效率很低，誰叫他總是莫名的走神。

「寫完了？」祁紹躺在床上，靠在床頭看剩下的部分，身上只穿了件黑色的工字背心，手臂和胸前的肌肉一覽無遺。

「嗯，」杜遙點點頭，「我去洗澡。」

沒過多久，他走了出來，穿著成套的綠色格子睡衣，頭髮還是濕的，突然，他想到這樣祁紹會唸，於是重新進去把頭髮吹乾了才出來。

此時的祁紹已經在床上躺平，杜遙以為他睡了，放輕腳步走過去，剛到床邊，祁紹就睜開眼看著他，同時把被子掀開。

「上來。」

這到底是誰的床啊……杜遙無奈地想，還是乖乖上了床，感受著被窩裏祁紹的體溫。宿舍床算不上寬敞，只比普通的單人床寬了那麼一點點，杜遙身高將近一百八，祁紹的身高更是超過一百八，兩個大男人躺在一張床上實在有點擠，但是祁紹卻很享受和杜遙擠在一起的感覺。

為了盡可能的讓雙方睡得舒服點，杜遙側躺著，祁紹從身後環抱住他，兩人用極其貼合的姿勢躺在床上，緊緊貼在一起，蓋了一條不算厚的被子，杜遙本來就不覺得冷，現在更是有些熱了。

「上次和道陵、小弘一起去那個村子，晚上在火車上過夜的時候我就想下來跟你一起睡了。」祁紹說。

杜遙也記起來了，那次祁紹睡他正上方，伸了一隻手下來晃啊晃的，他抬高手輕輕拍了一下，那隻手才心滿意足地縮了回去。

關了燈之後，誰都沒有說話，

祁紹湊到杜遙耳後，嗅著屬於他的獨特氣息，杜遙身上一直有種清新的味道，並不明顯，卻讓人沉醉。

杜遙感覺到祁紹呼出的氣息掃在他耳後和後頸，周圍也瀰漫著祁紹的氣息，連他們的心跳聲都重疊在一起。

他們擁抱過，也親吻過，卻是第一次這樣親密。

閉上眼，杜遙低聲說：「回去之後……」他原本想說些囑咐的話，但是一開口卻不知道要說什麼，因為他根本沒想過祁紹會離開。

祁紹抱著他的手臂收緊了一下，隨後又鬆開了，緊接著「啪」的一聲，床頭燈亮了。

杜遙睜開眼，突然眼前一黑，祁紹壓在他身上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著他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為什麼不說讓我留下呢？」祁紹壓低著嗓子問。

杜遙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錯覺，他好像在祁紹的語氣裏感覺到一絲怒意，明明祁紹從來不會向他發火的。

這讓他有些難受，這是他從未有過的感覺。

可他面上不顯，只是平靜地問：「為什麼要留下來呢？因為我？我說過，我無法回應你的情感。」

「你現在跟我在一起也沒有感覺？」祁紹微微瞇起眼。

杜遙不知道怎麼回答，這個問題他並沒有考慮過，然而還沒等他開口，祁紹突然低頭吻住了他。

他愣了一下，並不是因為這突如其來的吻，而是這次的吻和以前的任何一次感覺都不同，以往祁紹總是淺嘗即止，這次卻是激烈到彷彿要把他吞下去一般。

他恍惚地想著，自己並不習慣與他人有親密接觸，卻已經習慣了祁紹對他所做的一切。嘴唇被啃咬，濕熱的舌探進口中來回舔拭，滑過每一顆牙齒，探往深處……

杜遙面色泛紅，抓著祁紹手腕的手不自覺的微微發抖，他們下身交疊在一起，他能清楚地感覺到男人硬挺的地方正抵著他。

他並不是無知的孩子，他知道祁紹有反應了，也許今晚就會順其自然的做下去，只要他不反抗。

他知道，只要他開口說一個「不」字，祁紹就會立刻放開他，然而此時此刻，他卻怎麼也開不了口。

這算什麼，補償嗎？杜遙茫然地看著天花板，他想補償祁紹嗎？因為過了今晚他們就可能徹底分開嗎？

他閉上眼，耳邊盡是祁紹的喘息聲，好像也有他自己的……

正當他沉浸其中時，祁紹卻停下了動作，幾秒之後頹然地倒在他身上。

杜遙有些迷茫地睜開眼。

「我不能繼續下去，」祁紹的聲音裏有著濃濃的自責，「我不能幹傷害你的事。」

不是沒有慾望，只是不想不顧杜遙的意願，放縱的宣洩情慾。

杜遙眨了眨眼，「你可以……」其實他並不排斥和祁紹身體接觸，儘管他可能根本沒有所謂的快感。

「那跟傷害沒什麼區別！」祁紹突然吼了一聲，支起上身看著杜遙，「如果只是想上床，

那和任何人都可以，想爬上我的床的人不計其數，但你不一樣！」

杜遙又茫然了，只能呆呆地看著他。

苦笑了一聲，祁紹伸出一隻手撫上杜遙的臉，「我也想過狠下心，至少得到你的身體也好，可是不行，杜遙，唯獨你不行。」指尖從眉眼劃過，那雙眼再純淨不過，無慾無求，只是被這樣看著，便足以讓他心碎。

半晌之後，杜遙輕輕喚了一聲，「祁紹……」

他想問他，愛到底是什麼？可又怕祁紹傷心，他已經說了這麼久愛他，他卻仍然不懂。片刻之後，祁紹揚起嘴角，臉上又有了以往的輕佻笑容，低頭在杜遙唇上親了一下，「睡吧。」

隨後他關了燈，重新躺回床上，調整了一下兩人的姿勢，讓杜遙枕著他一條手臂，另一條手臂搭在杜遙腰上。

杜遙靠在祁紹懷裏，後者的氣息漸漸將他包圍，聽著強而有力的心跳聲，這一刻世界彷彿都安靜下來，只剩下這陣陣的怦怦聲。

片刻後，他閉上眼，沉沉睡去。

這一晚，他夢到祁紹在碧藍的水中微笑著向他伸出手，他卻不敢過去，因為他害怕，那些水像毒藥一樣，一點一點的將他腐蝕乾淨……

另一幢宿舍裏，沈晴弘陡然醒過來，發現自己趴在桌上睡著了，而作業只寫了一半，還滴了幾滴可疑的液體在上面。

他擦了擦嘴角，站起來伸了個懶腰，突然回頭看了看祁紹的床。

以前這張床也經常空著，他都覺得沒什麼，但是想到祁紹可能再也不回來了，或者可能會換一個人睡在這裏，他心裏就有些難受。

走到窗邊，他打開窗戶深吸了口氣，低頭看著樓下那棵樹，喜歡吊在樹上的那位鳥人今天晚上也不在，沈晴弘頓時覺得更寂寞了。

與此同時，後山半山腰的一小塊空地上，張道陵坐在火堆旁，身上穿著明黃色的道袍，一邊往火裏扔紙錢一邊喝果汁，鋁箔包被吸得扁了下去，上一次他偷喝酒讓周利信知道了，足足罰了他掃一個月操場，短時間內只能老實點。

唉，他堂堂天師竟然淪落到做法事的時候只能喝果汁的地步，真是悽悽慘慘戚戚。

他抬頭看著月亮，嘴裏咬著吸管，這時候月亮已經開始西沉，再過幾個小時就要天亮了，這註定不平靜的一天終究還是到了。

歎了口氣，張道陵手上一用力，把扁掉的鋁箔包扔到了火堆裏。